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留白與補白： 文藝生命的呼吸與圓滿

胡慶敏

留白，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精髓。輕啟一頁宣紙，畫師總在紙面留一方素白；掀開一張書頁，作家常于故事轉折處藏半句未言。這種「留白」的智慧，如月下的靜湖，如星輝中的幽潭，給人以想像馳騁的天地。

南宋畫家馬遠的《寒江獨釣圖》：一葉扁舟、一位老漁翁，便渲染出煙波浩渺的意境。八大山人的《游魚圖》，寥寥數筆，游魚活現，雖無水卻自游，滿紙生機。這種「空」的底色，讓人在虛實之間完成了審美創作。每當我遊走于古亭畫廊，凝視一方白，看到的不是一堵牆或一扇窗，而是自我意識的投射，是「無中生有」的美學演繹。正如老子所言：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。」留白賦予藝術以超越具象的靈性。

留白是「未完成」的詩意。幼時讀《邊城》，結尾「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，也許『明天』回來！」讓人無限遐想。少年時讀《孔乙己》，「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——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」的結尾，令人悲鳴感慨。那些未歸的人、未推翻的命運、未說出的告白、未實現的夢想，彷彿留白深處未點燃的星火，在記憶的波濤裡持續翻湧、發酵。是遺憾？是落幕？都不是，而是精神自由的宮殿——讓我們在沉默中與自我對話，在情感的長廊裡不甘地摸索，尋找「缺失」的門窗，尋找通向靈魂深處的密鑰。

留白亦是文明對話的橋樑。莫高窟《維摩詰經變圖》的留白，

既賦予讀者對畫面的多元解讀，也容納著畫家的豐富想像；現代詩歌中的斷行與空白，讓讀者在字句間隙中完成領悟與建構。這種「不言之教」，用沉默的波掀起語言的漣漪，讓人于靜默中聽見文明悅耳的呼吸。

而補白，是人品讀後對作品的補充、完善和再創造，是生命對留白的溫柔回應。

細賞梵高的《星月夜》，他用漩渦狀的筆觸填補心靈的空洞；品讀《紅樓夢》，高鶚在後四十回的續寫中，為殘卷注入新的生命。這些補白不是對缺憾的遮掩，而是以勇氣與熱忱，將遺憾鍛造成新的支點。正如海明威所言：「世界殺死最優秀的人，之後，他們變成了更優秀的作家。」

補白是文明的「再生產」。考古學家通過殘片復原文明，科學家用模型填補理論空白，普通人以日記、照片記錄被遺忘的時光。這些行為，本質上是對「文明」的重新詮釋——當我們將歷史碎片拼接成完整的圖景，我們便在時間長河中刻下存在的印記。

補白是情感「自我療愈」的過程。當我執筆為童年故事續寫結局，當我使用科技為舊照片添加色彩……當過往裂痕得到溫柔修復，我們意識到：缺憾不是終點，而是新生的起點。補白讓生命在縫補中愈發堅韌，在圓滿中更顯豐盈。

留白與補白，恰似太極的兩儀，一陰一陽，一動一靜。留白是生命的呼吸，讓我們在虛空中聽見靈魂的吶喊；補白是生命的書寫，將缺憾譜寫成新的詩行。

在亦真亦幻的生命中，我們要善于欣賞那些未被填補的空白，接受有裂痕的圓滿；而在填補裂痕的過程中，亦需保留一絲呼吸的餘地。或許，這才是生命最動人的模樣——既懂得在留白處聆聽心的私語，也敢于在裂痕處補種向陽的花。

上，無伴奏的「拉伊」山歌在廢墟間盤旋上升。她們彩色襯裙的褶皺灌滿山風，歌聲時而貼著殘垣遊走，時而衝向雲霄，驚起一群巖鴿。那一刻，我確信聽見了象雄古國的回聲，那些未被經文記載的、屬於牧人與匠人的史詩。

返程前夜，次仁帶我去聽「仲諧」藝人說唱。老藝人沙啞的嗓音中，格薩爾王的戰馬踏碎了冰雪，他的鎧甲鱗片化作滿天星斗。當唱到珠牡王妃紡織彩綢時，老人突然抖動起五色幡旗，這時我方才徹悟，阿里人為何要用如此濃烈的色彩裝點生活，在永恆的荒涼與寂靜中，他們用服飾與歌聲建造著流動的宮殿。

風雪突至的清晨，我裹緊從牧民家買的舊藏袍走向經幡陣。羊毛粗糙的質感摩擦著脖頸，卻莫名讓人心安。狂風中，五彩經幡獵獵作響，宛如天地間巨大的扎念琴。遠處傳來若有若無的牛角聲，恍惚看見先民們披著獸皮踏歌而來，他們的骨笛聲裡，有野犛牛奔跑的節奏，有冰河開裂的韻律。

飛機掠過納木那尼峰時，我翻開筆記，發現夾著一片綵緞殘角。這是婚禮那夜，新娘悄悄塞給我的「扎西格勒」吉祥布。此刻舷窗外的雲海翻滾，恍如昨日看見的雪山牧民，他們的藏袍在狂風中鼓蕩，卻始終用歌聲縫補著天地的裂痕。

次仁告訴我，這些世代相傳的服飾藏著密碼。姑娘們繡梢的紅穗子數量暗示待嫁的年歲，男人斜插腰刀的銀鞘上篆刻著家族圖騰。最動人的是那些被歲月磨得發亮的銀鐲，總在深夜火塘邊輕輕相碰，發出類似古格王朝壁畫裡空篋的餘韻。

暮色漫過扎達土林時，我誤入了一場婚禮。新娘頭頂「巴珠」頭飾，九顆蜜蠟珠垂在額前，宛如凝結的星辰。當新郎為她繫上綴滿銀幣的「嘎烏」時，老人們突然用蒼涼的聲音唱起了「諧欽」。這種流傳千年的長調像風化的岩層，每個顫音裡都藏著鹽湖的鹹澀與犛牛的體溫。

深夜圍坐帳篷，牧人取出扎念琴。六絃琴流淌的旋律讓篝火都跳起了旋子舞，火光映照琴箱上雕刻的吉祥八寶。此刻的琴聲似孤狼對月長嗥，每個泛音都在土林間撞出迴響。拉琴的漢子閉著眼，皺紋裡積著三十年的風霜。

在普蘭的某個黎明，我遇見製衣的老匠人多吉。他的作坊掛著成排的氈氍呢，織機上的羊毛還沾著草屑。他向我展示一塊用茜草染紅的氈氍，那紅色竟與古格遺址壁畫上的硃砂別無二致。

最震撼的歌聲出現在穹窿銀城遺址。當我撫摸那些風蝕的佛龕時，突然傳來清越的女聲。轉身看見三個藏族女子站在斷牆

充作公益福利金之用途。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！本會敬領之餘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！

龔志龍慨捐 西偏同鄉會福利

旅菲西偏同鄉會訊：本會龔名譽顧問志龍鄉賢暨賢昆玉令尊，龔府君諱詩堆鄉彥(原籍石獅市永寧鎮沙堤村)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八日(星期二)上午壽終正寢於家鄉沙堤村本宅，享壽八十有高齡。老成彫謝，軫悼同深！越七月十四日(星期一)上午八時假沙堤村田頭文化中心舉行告別儀式，隨後出殯火化於石獅市永久墓園。殯禮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龔名譽顧問志龍鄉賢幼承庭訓，事親至孝，秉承先人生前樂善好施，慷慨豪爽之美德遺風，為人急公尚義，關心愛護本會慈善福利，守制期間，悲慟哀傷之餘，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，特慨捐菲幣一萬元，充作福利公益之用途。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。本會敬領之餘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林延芳逝世

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：本會顧問廷芳宗長ESTEBAN CO (西黑省)，不幸於二零

二五年七月十九日壽終於馬尼拉，享壽八十有九高齡，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，現設靈於THE HERITAGE PARK, FORT BONIFACIO, TAGUIG CITY GARDEN WING-CHAPEL 2

擇訂於七月二十四日奉安。

本會聞耗，已致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

林承貽連培議評 聯盾連歡丁母憂

英林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：本會林常務顧問承貽學長、永遠名譽理事長連培學長、文教主任聯盾學長、暨鄉僑議評、連歡及賢昆玉令先慈，亦即本會洪慶典主任旋旋學姐令姑慈林府施美玉太夫人(祖籍晉江市英林鎮馬山村)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二時，壽終於家鄉馬山村祖宅，享壽九十有一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！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馬山村祖宅，擇訂於七月二十七日（星期日、農曆閏六月初三日）上午舉行奠祭及出殯儀式。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藉致贈花圈，共表哀思，而盡校友之誼！

菲律濱晉江市英林鎮各鄉聯合會訊：本會林諮詢委員承貽鄉賢、理事長連培鄉賢、審查主任連盾鄉賢暨鄉僑議評、連歡及賢昆玉令先慈，林府施美玉太夫人(祖籍晉江市英林鎮馬山村)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二時，壽終於家鄉馬山村祖宅，享壽九十有一高齡。婺星匿影，愴悵同深！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馬山村祖宅，擇訂於七月二十七日（星期日、農曆閏六月初三日）上午舉行奠祭及出殯儀式。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藉致贈花圈，共表哀思，而盡鄉誼！

林承貽丁母憂

大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會訊：本會職介主任林承貽昆仲令萱堂林府施太夫諡美玉（晉江英林馬山村）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九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二時乘鶴西去，駕返瑤池，享壽九十有一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！現停柩於家鄉本宅，擇訂於七月二七日吉時出殯。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致奠花圈，藉表哀悼，而盡會誼。

林連培丁母憂

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、菲律濱晉江總商會訊：本會理事林連培鄉賢令萱堂林府施美玉太夫人（原籍晉江英林馬山村）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二時，壽終於晉江英林馬山村家鄉祖宅，享壽九十有一高齡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，出殯日期另訂。

青李憶舊

張鈺杰

在老屋不遠處，有那麼一棵李樹，打我記事起便立在那裡。其貌不揚，矮矮彎彎，平平常常，以至於平日裡常叫人忽略。直到前些日子，我無意間在院外踱步，一抬頭，瞧見滿樹青果密匝匝地掛著，這才驚覺，它竟悄無聲息地結果了，熟透了。

這一樹果子，勾起了我對春日裡李花的記憶。

二月春風裡，它身著素白，花蕊鵝黃，盈盈如珍珠，可愛至極。我見過李花如雪的美景，繁花似錦，人見人愛，可這般孤靜綻放的，倒是頭一遭。但那一抹鵝黃，帶著晨露的清瑩，閃耀著蓬勃的希望，分明是李樹在張揚著旺盛的生命力。

李樹生性灑脫，從不拘謹。早春二月，花朵便急不可耐地爭奇鬥艷；炎炎夏日，果實早早地沉甸甸掛滿枝頭。花開花落，果熟蒂落，一切順應天時，不張揚，不偷懶。它只是靜靜地生長，年復一年，記錄著歲月的痕跡。

有了這樹李子，我的夏日便多了幾分念想。

小時候，我和夥伴們總愛在李樹下追逐嬉戲，炎炎烈日下，它的樹蔭便是我們最好的庇護所，滿心期待著那酸酸可口的李子。摘李子的場景最是難忘，大家相約而來，仰著頭，望著那沉甸甸的果串，眼中閃爍著興奮。找來長竿敲打，或是像猴子般爬上樹，只為那一口鮮。

李子「噗噗」掉落，小夥伴們一哄而上，手快的塞進嘴裡，沒搶到的也樂得哈哈大笑。這樣的童年，即使被樹枝劃破衣裳，蹭破皮膚，也全然不顧，只有滿心歡喜。

歲月流轉，我們各自長大，奔赴遠方，李樹也漸漸恢復了寧靜。可每年回家，我總是不自覺地望向它，就像小時候望著滿樹李子那般，滿是眷戀。李樹自古有之，《詩經》中早有「投我以桃，報之以李」的佳話，它是友情的使者。

如今，它依舊靜靜佇立，花開又謝，果熟又落，只是再無孩童攀折，少了往日的喧鬧。

我是真愛這棵李樹，在這獨一份的夏日裡，給予我無盡的歡樂。世間之大，我又能去哪裡，再找尋一棵如此貼近我心、熱鬧非凡的李樹呢？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家屬，望其節哀順變，並致贈花圈，以表奠悼，而盡鄉誼。

施長春逝世

旅菲臨濮總堂訊：本總堂施故族親金鏹鄉彥令四郎，亦即施德欽、德隆、德祥、德成賢昆仲令尊施長春先生（華海雪上寮），痛於西曆七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四十八分，壽終於AMANG RODRIGUEZ MEMORIAL MEDICAL CENTER，享壽六十有六齡。哲人其萎，愴悵良深。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（Sanctuary-204-ACACIA ROSE）四號靈堂，擇訂於西曆七月二十六日（星期六）中午十時三十分出殯，茶毗於聖國殯儀館火化場。

本總堂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

林連培丁母憂

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：本會林參議委員連培學長令萱堂林府施太夫人諡美玉(原籍晉江英林馬山村)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二時，壽終於晉江英林馬山村家鄉祖宅，享壽九十有一高齡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，出殯日期另訂。

本會聞耗，經已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致奠花圈，藉表哀思，以盡窗誼。

施長春逝世

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：本鄉會施故常務顧問金鏹鄉彥令四郎，亦即施德欽、德隆、德祥、德成賢昆仲令尊施長春先生（華海雪上寮），痛於西曆七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四十八分，壽終於AMANG RODRIGUEZ MEMORIAL MEDICAL CENTER，享壽六十有六齡。哲人其萎，愴悵良深。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（Sanctuary-204-ACACIA ROSE）四號靈堂，擇訂於西曆七月二十六日（星期六）中午十時三十分出殯，茶毗於聖國殯儀館火化場。

本會聞耗，屆時將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

如有方便之時，敬希各位理監事職員，諸位鄉賢同仁撥冗自動前往，予以弔唁。及依時出席參加執紼送殯行列，藉表哀思，而盡鄉誼。

吳榮楓喪偶

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：本總會會員家榮楓宗親尊夫人，吳府鄭華美夫人(晉江大霞涇)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四十七分壽終於崇仁醫院，享壽七十有七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，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212- ORCHID)靈堂，出殯日期另訂。

本總會聞耗，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，並勉其節哀順變。



施天涯捐 臨濮總堂福利

旅菲臨濮總堂訊：本總堂洪溪鄉族親施天涯宗先生令德配施府許美莉夫人，亦即本總堂族親施景元、景宇、蓓珊賢昆玉令慈，不幸於客月仙逝，婺星韜彩，慈雲失仰，哀悼同深！飾終令典，禮殯儀式，極盡哀榮！慟失賢妻賢內助，天涯宗先生雖悲傷逾恆，仍不忘支持族務，特獻捐菲幣一萬元予本堂作為福利金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本總堂全體理事同表感恩！

龔志龍慨捐六桂堂福利

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：本會龔建設主任志龍宗長暨賢昆玉令尊龔府君諱詩堆宗老先生（祖籍石獅市永寧鎮沙堤村）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八日上午壽終正寢於家鄉永寧鎮沙堤村本宅，享壽八十有高齡。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！越七月十四日（星期一）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石獅市永久墓園。殯禮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！

龔建設主任志龍宗長幼承嚴訓，秉承令先尊生前熱心公益、關心六桂宗族慈善福利，為人急公尚義、樂善好施之美德遺風，雖於守制期間，悲慟哀傷之餘，猶不忘六桂宗族之公益福利，特慨捐本會菲幣叁萬元，

訃告

施長春 (晉江華海海尾) 逝世於七月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04-ACACIA ROSE）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六日上午十時卅分	洪崑順 (晉江深滬) 逝世於七月十一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5-AZALEA）靈堂 奉骸安葬於七月廿二日
蔡派濱 （石獅蚶江鎮蓮塘村） 逝世於七月十六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101-FLEUR DE LIS）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七日上午	洪施淑敏 （晉江龍湖鎮溪後村） 逝世於七月十八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6號靈堂（Sanctuary-206-FREESIA） 擇訂七月廿四日上午十時出殯
吳鄭華美 (晉江大霞涇) 逝世於七月十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2-ORCHID）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	流芳百世